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二

備忘四

二百四十二條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人人無欲而後能致和平但因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之一出於正久而若忘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怒作其勇用人之貪作其仁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於成王叔父也以叔父教兄子以聖人教天子見於詩書者豳風而已無逸而已

孔子聖人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知

貧賤能不伎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也今之貧賤者不伎求幾人富貴者不驕吝幾人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當不啻於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必不得已而不能去食如宣公初稅畝哀公患不足之類必不得已而不能去兵如宣公作丘甲僖公乞師於楚之類不能自強民心不附曾何濟於衰弱哉

仁則不戾讓則不貪天下人心風俗唯有貪戾而已何能使亂不作以予所見但有甚與不甚安有不貪不戾者何日復見仁讓之化

好善而不擇人此吾之深病不可不以為至戒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天子諸侯大槩地醜德齊莫能相向其公卿大夫之賢者亦不過識大識小之列未有能以道事君者也孔孟宜乎不用於世用人如用木無工師惡能用大木乎

下學自子臣弟友以往無不反求諸己上達是存心養性

以事天修身以立命顏閔諸人以下於修身立行已大段能得若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也

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萋菲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有感

好行小慧非必大爲姦惡如士而溺於文辭農而越阡度陌工而奇技淫巧商而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凡夫見小不見大伸邪不伸道役其私智不軌正理者皆是卽若吾人平日好逆詐億不信最易入小慧一路

義以爲質必須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莫不如此無暴其氣者猶之記云使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也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嘗欲集四書五經言敬處作一卷朝夕誦之五經文字是一部四書注釋讀四書而天下之理畢矣然不熟經文則四書之義未能達雖有一二處通明亦私智穿鑿而已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

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

儒而已

原校本無自字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儒者立身當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事無大小義所當爲何可不勉於所不當爲何可不慎

從心所欲不踰矩讀師冕見及見齊衰者見冕者與瞽者兩節及鄉黨一篇可見吾人下學功夫當從曲禮少儀內則等書用力

牧羊者殺其敗羣養良苗者去其稂莠愛惜士類者不可不先逐敗類之人

仁義以爲主節制以行之技擊以角之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橫渠善言兵

不忮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恆彈近虎者恆射賢人

君子處於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不可不講也

凡人之出言其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何心俛而就卑賢人何心引而自高蓋聖人之德如天地無不覆載而實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則莫不尊親矣賢人之德如華嶽河海望之自見其崇深而不可幾及則尊而仰之矣在聖人初何心於人之親之賢人亦何心於人之尊之也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大都學者於詩書朋友總只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日

疎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疎則必疎其所當親勢甚

可畏也要在慎擇而明辨之

語學者

程子論秦中氣燄衰士人相繼淪喪爲足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又謂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游只敗節者便於世事差近豈自古氣化盛衰世道升降無不一轍與目前人士氣象甚不佳嘗以爲疑以此思之陰陽消長理固宜然耳

人無父母至不幸然微有不同子以無父爲尤不幸女以無母爲尤不幸婦亦然無舅固不幸無姑尤不幸慶源輔氏云姑嚴則婦賢此意今人知之者鮮矣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堯舜性之是如此然則夫子所以賢於堯舜看來大段是同若文理密察處恐堯舜猶有未及處也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

言高便遺卻卑言遠便遺卻近今之學者莫不如此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若決江河就聖人分上說有聖人之若決江河就學者分上說亦有學者之若決江河如吾人日用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心解而力行之沛然莫禦亦是此種氣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是耳順氣象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是從心所欲不

踰矩氣象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孟子得志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觀其陳王道論學問處可見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

人以往日之失歲月既久輒以不念舊惡責人曾不思惡而云舊則已能遷善改過非復前日之人矣豈以久近

論新舊哉若未有自新之圖則所謂怙終不悛久將惡積而不可撿聖人當此疾之益深安得不念

離心而言性則淪於虛無離性而言心則流於恣肆

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於性則能經綸天地不出於性則至於放僻邪侈

或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

之所其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於心與

無得於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卽是學天故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文王卽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
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卽爲獲罪於天豈在大哉夙夜
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
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肆邪侈

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
習醫中心悅而安之若樂聞善言喜見正行亦是學之
始事與拒而不聽信者異矣不聽不信聖人其如之何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所以事天也

康齋先生質本剛毅其和樂處皆其克治之力涵養之功
所致能使氣質變也白沙可謂不善學康齋矣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此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舜
不待言堯耄期倦於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卽承堯舜之麻數啟承禹之道想亦如此至
太康逸豫滅德卽喪亡矣及周之衰唐風之美俗號勤
儉故曰陶唐氏之遺人在天地間自天子至於士庶何
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逸一篇此義尤明

傳不習乎在曾子固是受之於師其在吾人則宜不止於

此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卽當服膺而敬學之至如先代傳書讀一卷卽當求一卷之義而從事不舍何敢忽也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何可不慎斯須不慎卽陷於惡吾人日用之間應接事物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於惡者多矣是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夫子猶以爲吾憂

篤恭而天下平其本原在動容周旋中禮下學功夫在居敬窮理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著實思維著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頽塌

文武之治親親尊賢是以國祚之長自古罕匹國家之制大抵欲襲秦故不厚本支不崇賢德是以傳之後世內臣竊威福於中進士成黨與於外然內臣之勢不能及於四方進士之勢徒事虛夸而無實天子孤立海內散弱盜賊得而乘之亦其勢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親則可久尊賢則可大

盛世出而在外多正人君子所以人遊於京華及通都大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能見聞日富人品日高其學問不期而日進當是時士安於窮鄉僻壤如何得上達若天地閉賢人隱之世出而在外者率皆無恥小人所以人一旦出遊所見所聞無非卑汙苟賤之論傾險機變之事一與之接自然識見日就庸惡陋劣雖有美質不知其然陷溺其心矣人品安得不日流而下君子遠庖廚畏鮑魚之肆此意安得不切切處亂世惟有入山林遯鄉曲求明師良友讀聖賢書與父兄子弟修其孝弟忠信而已探湯履虎之懷無刻可不

操之也

尊臨卑賢治不肖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聖王不作勢必諸侯放恣諸侯既放恣勢必處士橫議至於橫議既熾自然生心害政之禍不至焚滅典文生人塗炭不止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理也勢也聖王之作由於天闢邪距誠由乎人守先待後之責非斯人之任而誰與歸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即是贊天地之化育

人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可

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既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是如此人事學問之序無不如此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於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庵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勢之所重整庵涇野不能回狂瀾於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悠久也無不持載無不覆
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
悠久無疆也學者修德修諸此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弘非博厚高明不能毅非悠久不能

心具眾理故窮理所以存心性卽理也天卽理也故存心
則知性知天

今日凶災飢餓之人要須得富人緩急周卹方得免於溝
壑乃細民既無知而一意恃疾夫富室官府又不知安

集富室以爲饑民之計而動欲戕敗之使其慄慄不能自保而逃避益深流亡安得不日眾可歎也諺云家貧願隣富非有深義難曉如之何上下俱不置思乎

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可歎今之學者皆舉一廢百之類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

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已自不淺易於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凡人身有善有惡在一家則一家之人知之在一鄉則一鄉之人知之在天下後世則天下後世之人知之不可揜也是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以求誠也

持敬功夫只憂不密不熟打破敬字之語乃蘇氏私心欲壞程門之教故爲譁浪之言以亂之不第當入東銘之戒而已後世往往以爲美談見人纔有嚴威儼恪之意便將以是爲言曾不思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何時可忘直至邦家無怨方是熟之效也是以執事之敬雖之蠻貊亦不可廢學者自宜信此不惑守此不渝

圭璋特達犬馬不上於堂尊卑貴賤萬物固有定分不可誣也得其分則理失其分則亂

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

吾人爲學只正己而不求於人一語是立腳處蓋正己則可仰不愧天不求於人則能俯不忤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功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吾人今日爲學只是因其性之所近做功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愼不可執己以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旣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遇大賢之士正其得失惟有虚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儒先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好學深思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幾不至舉一廢百陷於邪慝而不自知也

近年看書自覺一年遲鈍一年固緣精力之衰想亦較前略見仔細不敢草草或者反是進步也近年朋友意思

相與竟有與前大不相同者默自循省未見大段過惡當見棄者不知何故猶幸目前好學之士未至棄予而已

古人凡事敬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即大者可小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頌之所

以有小恙也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即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

懲忿窒慾乃遷善改過之門默自循省只患懲忿之功疎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即是敬一念認真即是誠誠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為要否則自以為敬未必不至於慎而無禮自以為誠未必不至於果敢而窒

天道福善禍淫栽者培傾者覆君子遏惡揚善進賢退不肖所以與天地合德也吾人日用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一循乎理所以事天也苟一念不順乎理道是為得罪於天

程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旣奪而功不妨者

聖賢教人必不使其但爲空言今之談士輒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已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爲何義也

或疑古今學佛之士多有能建立事業名節自樹者未必於學佛無得力處予謂斯人能建事業立名節由其天資之美有過人處或少時讀書得明義理之大綱非學佛之效也學佛有得必外人事輕倫常正與建事業立名節相反惟貪生怖死之心飲食男女之慾或少減分數而已若斯人而知學聖賢之學所就寧止於此學佛正其失處不足稱也朱子有云師其所當師戒其所可戒子於斯人爲然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正如陰陽寒暑之對待夫子罕言利孟子戒言利爲後世人欲益熾勢如烈火玉石俱焚又如洪水懷山襄陵不得不大爲之防也然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利亦生民之所不能已天地何嘗不以美利利人故易之爲教使人趨避各得其宜而已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如過惡揚善舉直錯枉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物各得宜則雖不言利利莫大焉吾人日用功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精義而已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徙義而已何必曰利

姚江謂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觀其言無非自欺欺人之語誠於何有

學者第一是先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爍善遁使人不可把握真釋氏之雄傑也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於諸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間干戈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於國風也與

衛靈公朝於宋蒯聩恥之欲殺南子得罪而見逐越三年而靈公薨輒立而蒯聩入輒拒之敬王四十年蒯聩因渾良夫孔伯姬以入衛劫孔悝以逐輒而自立仲由死之輒奔魯又奔齊次年衛莊飲孔悝酒而遣之悝載

伯姬奔宋又明年莊公不朝於晉趙鞅伐衛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復入石圃作亂莊公死於戎州已氏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又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於衛逐石圃元王七年衛褚師比及諸大夫逐輒輒奔宋請師於越明年越臯如后庸宋樂茂魯叔孫舒伐衛納輒衛公孫彌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瞶之弟黜是爲悼公輒卒於越父不父子不子變亂一作二十餘年不息禍亦烈矣哉皆靈公無道之所致也夫子爲政而先正名豈迂乎

讀書先要擇其盡善而切要者盡前一冊方進後一冊乃有益若躐等欲速不遵次序前冊未了又及後冊雖多涉獵無益也至於非聖悖道害人心術者無論已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恆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人不過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勿失聖人何以加不悶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遜世無悶不知不愠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與

日用循省行年六十有餘去親日遠世故日深血氣日衰

忠告日少雖欲爲善其可得乎此予之所以哀痛也

天之道福善禍淫王之道遏惡揚善人之情好善惡不善
順天理遵王路直道而行之窮通得喪任之而已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

世教陵夷正學晦蝕今人無論知愚無不從事老佛者然
老終不如佛之盛間有生質醇厚於聖賢義理亦知慕
悅之者終不脫兩取兼存之習蓋其胸中無主雖不至
明背聖賢而實則重在老佛云爾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
來

子弟出門能不遺父兄以憂虞庶乎其可矣

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
間亦尙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於鄉黨隣里在
己必不敢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
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今人早作夜思惟有欲害人之心與穿窬之心其且晝之
所爲卽無非殺無罪取非有之事安得不至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乎且未說到能充其或稍存無欲害人之
心與無穿窬之心者幾人哉噫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眾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

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於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生於憂患之義怵惕惟厲以出於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吾人一日之閒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閒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楛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矣乎若其稍忘卽當

自責自訟不已

窮理而後能知言循理而後能養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窮理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知循理也

敬齋先生云高士一變則爲異端蓋山林隱逸之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與禪家相近故也竊謂若能矜尚名節則高士一變可以至道人只爲塵俗世利所汨不能自拔耳苟能脫去於入聖賢之道豈有遠而莫致之歎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

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聖賢臨事以仁義爲本利害有所不計世人臨事以利害爲主仁義有所不知此喻義喻利所由分也人於人倫庶物苟爲懷利則仁義之心日就枯亡苟懷仁義則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但近世人情纔說仁義便憂與貧賤禍患相及是以不敢爲而不知仁義未嘗不利也

北宮黝是無恐懼樣子孟施舍是無疑畏樣子告子不求於心則遂能無所疑畏勿求於氣則亦遂無所恐懼其流之弊非至於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則必輕棄人倫事

物遊於無何有之鄉曾子自反而縮所以能無疑畏千萬人吾往所以得無恐懼正孟子所謂直養無害配乎義道也功夫全在身心上用故曰守約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無由中來

集義是直養事直養久則日用所發無非道義所謂配義與道也此心純乎道義視聽言動發之胡不浩然○道不虛行故須氣來配氣之所前苟不合道與義則餒矣故須配乎道義配者合而無閒之謂

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兩言可以佩

服為觀人取士之法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禮際已不為薄特以諫不行言不聽無所改於其德故不可久於其位耳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為失特以不出於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耳於此可見浩然之氣

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降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年以來尤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庶乎少失矣

立身有立身之本立家有立家之本本者何仁義是也若

惟利是圖不修仁義是自拔其本也獨不畏於天乎人為萬物之靈同此心也此心操存舍亡操之則為君子君子存之存此而已舍之則為小人庶民去之去此而已去之便與禽獸不遠

今日溥天之下之人皆是素患難者也素患難而所圖惟有富貴利達一路安得不為立於巖牆之下乎立巖牆之下安得盡其道而死

心為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於聖人言語行事與聖人同則聖人矣此心同於賢人言語行事與賢人同則賢人矣此心同於眾人言語行事與眾人同則眾

人矣此心同於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
心同於夷狄禽獸言語行事與夷狄禽獸同則夷狄禽
獸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不學問

山有榛隰有苓何地無賢遇不遇命也然誠之所感鬼神
通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君子不謂命也所
責於己者誠有不至耳

聰明睿智是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者也仁義禮智我
固有之是具眾理視聽言動周旋中禮是應萬事靜而
存是立大本動而察是行達道敢不敬乎

常人而可以爲聖賢只是增益其所不能欲增益其所不

能唯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求進於學問而已

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
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
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託而然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
篡以前何爲卽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閒人無能及之
者讀其詩自見之

呂涇野先生天資純厚篤實不難至於聖賢然其學問不
能及文清康齋者豈亦以少年登高科爲美官之故乎
涇野只生質之美可謂善人矣論語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之謂也孟子有諸已之謂信竊意大概近之若夫充實之美與有光輝之大尙未之能也

頤中虛中孚亦中虛蓋惟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物頤全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人爲萬物之靈誠能日思此義則知仰愧俯作而於學問自不能已

人爲萬物之靈如何孳孳爲利且晝所爲梏其良心而下同於禽獸乎念此如何不戒謹恐懼如何不尊賢親師求友誦詩讀書則能自遠於禽獸凡人何必大惡然後

下同於禽獸只饑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卽是物類也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恆八九人性皆善雖曰氣稟使然豈盡下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陰懷嫉妬以爲非其所出教誨不先而所生之母出於微賤又不知教誨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年所得或是偏愛私寵不求嚴師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縱肆則導以庸下短淺之見以及機詐詭昧之行迨乎漸長習與性成自非好學親賢鮮有不流於邪僻者矣

徐仲車朝夕具公裳以揖母雖敬親之道當如此然不免

太過朔望則具公裳可也朝夕袍褶不爲不敬況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公裳朝夕用之反疑於褻大都仲車行事類愚者多如畜犬近於數十日不忍其母子之分離此豈勢之可久且凡物皆然何獨犬也買肉初欲就其家而必迂途再往買之以歸父名石卽終身不履石種種見其立心之誠而亦未免於蔽則爲學而氣質未能盡變之證也

詩書等以垂訓而誦詩必先於讀書者以歌詠易以感人凡人好善惡惡之心旣動而後可進於義理耳亦興於詩之意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正此意也

呂氏童蒙訓有得有失而得多於失如載田誠伯明之爲學所見不同互有得失而不分別言之一似主誠伯者又如載陳瑩中閩人而議論專主北人載先世交遊而王荆公與二程二張邢和叔與范滄夫並稱俱少分別蓋呂氏學術之際固可議其子孫之多賢則家教使然也

鬼神體物不遺故人物之生皆具知覺之體告子生之謂性之言於此似亦見得但不知一陰一陽之道人得之卽爲率性之道故止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爲我之固有也朱子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最詳最備近世講學者於虛靈不昧則稱之於具眾理應萬事則非之此正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入於異端而不覺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於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古之教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教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壞

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也續錄與前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鄭所南心史封函所書甲字數十或疑之竊意非有術數謎語如符讖之類也或者生於元正如長夜之漫漫亟望其復旦故思旭日之升不覺其屢書不能自己蓋甲者日之始也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凡利於己者必害於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趨利而避害利亦生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於天也孟子曰

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
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取
之於地也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無失肉是取之於物也易
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
族乃大是取之於人也如此則利於己亦利於人易所
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概如此
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於天豈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
問下學上達之義答曰如曾子真積力久是下學事一以
貫之則上達矣顏子博文約禮是下學事如有所立卓
爾則上達矣聖人於此不待如此大段用功子貢天資
穎敏過人或者不屑於下學故告之以此與觀其言夫
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知在夫子之
門教者學者俱有次序不躐等也

聖人之一理渾然未發之中也忠也泛應曲當已發之和
也恕也

凡人日夜用心一思再思能不外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爲則庶幾其能有進而過失亦可少矣

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
國蓋人之失身只爲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要窮就

窮卽是志士不忘在溝壑要死就死卽是勇士不忘喪其元平生矢志如此臨難所以能不回惑人之立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喪事不敢不勉無間輕重亦無間人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固不可若送死大事一意輕忽亦何可乎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是日哭則不歌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皆本此意而推之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曰隣有喪杵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部禮經喪祭居半古者聖賢用心無不如此吾人立心行事只患不誠不憂太過也嘗見越中人家臨喪必有宮中之相左

右各張一榜自斬衰以下五服男女無不書名雖族人無不袒免者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子哀戚不得不至記所謂以故興物不肖者踰而及之蓋以此也今日風俗俱已敝壞不知彼中尙如何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強弱盛衰略如比隣而已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當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

盛強而陵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於
弱小而敵強圖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
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弗履自強之道莫過於此若
夫成功則天也

人之一生亦如小四時三四十以前屬元亨三四十以後
屬利貞朱子有云若春閒不會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
秋冬亦無可收藏土方少壯何可不夙興夜寐日有孜
孜

學者苟不從事講習討論雖欲省察克治茫然何所用力
然講習討論之事父兄師保猶可得之於子弟若夫省
察克治之功父兄師保無所用其力矣故修日自修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止爲公其身然能
養其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養德可兼養生養生者
不能兼養德亦便有小體大體之別

人爲萬物之靈惟其有此靈知故本此而上達則至於贊
天地之化育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若緣此而下流則有
雖至禽獸而不之止之勢是以恐懼修省無時可已聖
人所以修道立教爲生民之慮至深切也

大抵人品學問總不出與詩立禮成樂三節其爲人也好善惡不善見義肯爲知過肯改秉彝之良誠切於心此與詩中人物也若修身砥節堅確不移獨立而不懼臨事而不言方行矩有物有恆此立禮中人物也若夫氣質盡變德性安和表裏內外純一不雜知明而行美恭敬而溫文此則成於樂中人物矣目前朋友據其所得只是前兩節人爲多然至此已自不易也

天地閒萬事萬理總不外屈信往來四字橫渠所謂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機之所乘勢之所積莫不如此

恭已則寬信敏公俱備 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

自天子以至庶人寬信敏公四字俱少不得

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閒親其所疎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貫習熟而不知變希不至於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故能過人也蕩蕩然無顧懼之意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人之爲學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或以爲問曰孔

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也道聽塗說也鄉愿也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頑夫也懦夫也鄙夫也薄夫也

不窮理則不能知言不知言則無以知人不知言知人則不能守約而有氣壹動志之害

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所以必始於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於知言養氣也

古人渴不酌貪泉之水饑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心羸性急讀書之至戒改之爲貴

癸丑仲春自警下二條同

君子而不仁正如白地上雖著些些黑點要之也不多久亦當湔滌小人而仁正如黑地上雖閒有些些白點不久終是變滅了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窮理窮理之益莫大於讀書

惠迪吉從逆凶天道不遠臨下有赫顧心之所用何如耳

無恆產而有恆心其終必至於有恆產有恆產而無恆心其終必至於無恆產不易之理也弗思耳

古今異宜時勢不可強孟子言仁政而云必自經界始經界之法自今可舉而行若井田當時尙未盡廢已云若夫潤澤之此可見聖人通變宜民之意非執一概以強人也如云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今日條邊之法貢法也然行之尙可以相安若助與徹則斷不可行矣父子兄弟尙不能同心用力而欲八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得乎今無論官民貴賤相欺相壓雖閭里親舊尙且相凌相殘欲行助法是速禍召亂也助與徹豈非聖王良

法美意而不能不審時度勢如此推之可概其餘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洪武以來三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未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名世之業大人之事初學之士辨志不可不早也

養德養身非有二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於德而能厚其身者

天地只是無所不覆無所不載春夏秋冬夏迭運而不已日月風霆霜雪雨露溥濟而無私任其並育並行無怒無喜無疎無親所以萬物之生莫可紀極靡所往而不見其盛德耳

命之定於理者無不同仁義禮智之賦於天者是也然一涉於氣則昏明強弱清濁厚薄固已萬有不齊矣若富貴貧賤壽夭之類往往人之大小不同數亦因之有異其止係一身之窮通得喪者以一身推之可矣有係一家之廢興存亡者有係一方之利病休戚者有係一世之治亂盛衰者或宜窮而通宜通而窮或宜壽而殀宜殀而壽此豈可以一概論乎君子修之吉而未必吉小人悖之凶而未必凶聖賢於此惟有守正以俟之而已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於中猶以規矩為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已與人者

欲為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此二語人所同也惟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則大君所獨耳然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參贊化育厥德惟均人何可自小即自棄原校德一作功

君相不能下賢雖有賢聖如何得行其道然君尤重於相若天道不下濟人豈能代天之工

繫辭疑多錯簡與天地相似一節故不過二字疑在旁行

而不流之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疑在陰陽不測之
謂神之下其後若此者尚多

堯舜性之不言學其用功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其
後惟傳說告高宗始言學然其言正與論語先後一揆
其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卽論語學而時習之之謂也其
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卽論語有朋
自遠方來之謂也其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卽論語好古
敏求之謂也學者本此成法做功夫方能日進無疆
語直傷交今乃知之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又曰

朋友數斯疏矣何可自信直諒一往不顧自警

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物行
必有恆方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取善其有窮乎

呂氏有言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旣衰之人不可
不重以爲戒

浩然之氣自天子以至庶人自幼少以至耄耋不可一日
失其養吾日三省只是自反而縮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

耳凡夫政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於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作而至於危亡也

古今稱舜者曰德爲聖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性之者也皆以其盛德而言若其所以爲舜者在孔子則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則曰由仁義行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尙書亦曰稽於眾舍己從人明

四目達四聰其事親也則曰負罪引慝夔夔齊栗而已非有殊異不可倣效之事也然則人皆可爲豈欺予哉今之學易者好爲異論窮深極微而於日用全無所益如此卽無易可也學易貴得其用只六十四象辭得其一句兩句終身用之而有不盡如乾君子以自強不息咸之虛受人等類便到聖人地位亦不外此卽如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敵旣濟之思患而預防之豈獨訟與歸妹與夫濟川爲然哉推之大事小事無不皆然是故君子之於易沒身而已矣

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

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

今之言學者約有二種重致知者好言靜悟而忽踐履爲不足事是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力行者矜言踐履而以窮理致知爲不足爲是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至於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以至相與分爭而暴行因之以起詖淫邪遁之言洪水猛獸之行豈在學術之外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尊

賢則有等若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於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形無踪都不成義理要之卽上文惟深惟幾之義

聖人之心真同天地隨舉一事敦化川流無不周具卽如六十四卦象辭凡夫天下古今大經大法與夫生人日用之常食息寢興之細靡不各有至當之理以示人學

者本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法象之間何往非學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
剛健不息之意多吾於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之
所以爲文得一敬字

文王之德竊謂優於禹湯禹湯大段用功夫文王近於性
之者

敬能生和和足以損敬故禮主於盈樂主於減知和而和
所以不可行也

肅肅在廟人猶可勉而能若繼繼在宮則非可勉而能蓋
在宮之人不過左右贊御之徒豈能盡賢且智語言動

作皆能稱文王之意自非德盛化神何以微顯細大一
不干其太和耶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際苟深思而
法則之終身之憂惡能不切切耶意者顏子之不遷怒
不貳過其殆庶幾也與

唐林慎思號仲蒙子著書二卷名曰續孟子蓋踵楊雄作
法言擬論語作太玄擬易之故智也可謂妄作孟可續
乎哉胡弗思之甚也其人死於黃巢之亂有可表章其
書不足稱也

人能深思有物有則之義則德之不修不容不切終身之
憂矣此意孟子說得親切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

四體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如此諄諄告人猶不能反而求諸己真可哀也門內之治恩揜義忿疾于頑亦見學問不得力也胡不克治○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閒只負罪引慝反求諸己而已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自天子以至庶人欲長守富貴未有不然者也

自古文章關乎世運蓋言爲心聲人心感物而形於言一人之心有邪正故其言不足憑若億兆人之心則公而無私矣皆不知其然而然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盛衰理亂有開必先知微君子必能辨之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註所云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能於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

凡人一生各有所存之心所存之心有同有不同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吾平生無他志學問則以賢於我者自比境遇則以不及我者自比以賢於我者比故不敢不勉以不如我者比故隨遇而安

之

尙書艱哉欽哉懋哉雖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言然義實相兼人之所以不知勉力者由不知敬也所以不能敬者由不知艱也知艱則能敬矣能敬則不敢不勉矣隨舉其一義無不兼

輕視禮者希不流入於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然

禮為立身之幹在今日為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為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為急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已亂

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所以為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也

人於倫常之際不可委之天命然自古聖賢所遇亦各有命故曰性也有命但君子不以為命而不求自盡耳孟子想是上無賢父下無賢子是以後世無傳焉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他日又曰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天也及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君子

不教子等處可見○顏路之賢不及曾皙便見顏淵之命不及曾輿

孝無他得親之懽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惟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大學言明德而急急於致知者良以知之不致非特人之美惡有所不知卽己之善惡有所不知矣況在事物乎

原校急急疑當作汲汲

一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己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己之麤且淺者也世多有淡於聲色嗜慾之人而

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又況淡於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己自是非堅僻乖戾卽傲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惟禽獸爲無禮禮廢則夷狄至自古如斯故稽阮王何厥罪浮於桀紂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刑名功利之家於費處亦見幾分但遺卻隱處釋老之徒於隱處亦不無所見但遺卻費處所以爲異端至程子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發明無餘縕矣學者苟能深思而自得之則於道其庶幾乎

天何言哉隱也四時行百物生則費矣仁義禮智根於心
隱也睅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則費矣
無極而太極三才一太極無非是也三字不特可盡中
庸一書之義天地之間四書五經莫非此理充塞彌綸
目下省身克己懲忿戒暴是第一事不能自克何以爲遷
善改過

人在天地間所以相去絕遠者學與不學而已矣其學之
所至所以相去絕遠者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疎密而已
矣甚淺近而易見嗚呼可不勉乎

功夫只有存養省察四字敏求是存養中事克治是省察

中事

聖人之學高皇帝能得其大祖訓若曰人之一身耳所聞
目所見與夫身之所接無非是學大哉皇言舜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顏
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正此意也

吾平生自顧無他能所克自信者惟好善二字自幼至老
嘉言善行一聞於耳一接於目卽終身不敢忽忘詩曰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今世貧士眾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
之恆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

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兩益均有舍此不事則無恆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其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為心害便將敗德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天地閒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

要不悶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為即將惟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悶之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人斯有道故曰道不遠人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凡一身之視聽言動日用飲食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離人而言道即為異端不能盡人之道即為曲學不可以為道矣何以體道曰心而已故下文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但吾儒之心施之於倫常日用實從言行上見得誠也異端之心耽空守寂不誠無物而已與有物有則之義正相背故未簡言庸德庸言而曰君子胡不慥慥

爾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未嘗離人人自離卻道故曰改而

止改者去其非道以復於道所性分定苟能率性之本
然自無不足所謂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也

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
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
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
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
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
是兩非之論非遁乎此種心術存於中臨事害事臨政
害政爲禍不小

學者日用之間見得仁義之用無往而不然方能熟

人主固以聰明爲尙然其德以至誠爲本虛己爲先乾六
爻皆有首出庶物之義故曰爲父爲君又曰乾以君之
文言二爻言君德則曰謹曰信曰閑邪存誠善世不伐
三爻則曰忠信進德立誠居業而不一言及於聰明知
至知終則以學問爲事亦不言生質也尙書四岳薦丹
朱而堯曰否德忝帝位其否德之實則曰巽訟巽則不
能忠信訟則不能虛己欲如禹之間善則拜湯之從諫
勿拂改過不吝必不可得矣四岳言其啟明必是明敏
過人的人然忠信不足而明敏過人爲害正大紂之智
足飾非言足拒諫豈不明敏過人然卒至於喪亾則可

鑑矣或問先皇帝何以遂至於亾曰草野之人不能詳知親見傳聞亦罕得實然國家禍變到此君德豈無有所虧欠者乎

世人多以固執二字爲譏訕殊不知二字是好字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事人苦不能固執從波隨風而已以是爲病世道人心所以不古人若也

天地閒人通功易事便能道並行而不相悖處處周行也通義達道最可體味

學者自朝至暮無大小無隱顯舉足動念無非仁義二字方是居仁由義方能熟於仁精於義

君臣父子人綱人紀禮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孔子不得興禮樂於衰周天也孟子亦見得此意分明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至於戰國秦漢之後純任兵刑而生民塗炭極矣

三代以上是道德齊禮之治三代以下是道政齊刑之治道齊有其方亦足以致太平

四子侍坐固是各言其志然於治道亦煞有次第在禍亂戡定而後可施政教初時師旅饑饉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禍亂也亂之既定則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則宜繼以教化子華之宗廟會

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樂熙熙然遊於唐虞三代之世矣曾皙之春風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興歎

禮以辨尊卑等貴賤別內外故曰唯禮可以已亂春秋之世夷狄亂華臣弑君子弑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其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汲然與弟子習禮觀論語曰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意可見矣桓司馬爲其不便於己故削迹伐檀甚至欲殺孔子此與秦始皇書坑儒同一意也蓋惡其欲興禮樂而已孔孟不得興禮樂於當時天也後世所以代有夷狄之禍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永言艱貞之義

隆萬以來朝野只成奄然媚世之習是非不敢別白善惡不欲分明直道而行四字我生之後殆不復見今日學者將欲爲隱居以求其志當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起欲爲行義以達其道當從舉直錯枉遏惡揚善與斯民行三代直道起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

猶病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恆產有恆心不至於放僻邪侈陷於刑罪而已勢所不能亦不强也

天地間人智愚強弱生質各有定分強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能使之強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強不至於暴寡智不至於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於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修己安人便住蓋安人亦便是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故論仁智只說舉直錯枉使枉者直蓋不仁者遠便是至治也今思三代而下限田之制亦難行經界之法不可不行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楊朱言義而不及仁故其敝爲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言仁而不及義故其敝爲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子莫言義不至於楊仁不至於墨則親親而無殺尊賢而無等仁義兩失之矣所以俱爲執一而賊道唯孟子爲大中至正以其得聞於子思願學孔子也

敬義夾持人知爲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於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爲出於孔子而

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見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禮之根本從仁而生禮之節文以義而起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知禮所以成性故禮不可以不學也關中之教以此爲先蓋以是與

損而後益堯舜其猶病諸弗損益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无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霜露無私墜故曰得臣無家如是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故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或言某友生質極淳厚操守也好讀書亦多儘虚心好學但於出處之際及儒之與釋界限不肯分明說曰看論語篤信好學章自見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之分自明去就之義自決此友恐是長厚有餘明斷不足臨大節未必不失足也

公孫朝仲尼焉學之間非子貢不能答陳子禽必問其政之問亦非子貢不能答故曰智足以知聖人乃夫子於其前歎莫我知所以發子貢之問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非夫子自言雖子貢亦誠有所不能知猶之發憤忘食云云子路雖欲對葉公亦有所不能云爾吾人

志於聖賢下學之功須從不怨天不尤人起然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須自正己而不求於人起欲正己而不求人須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起試思心之不正身之不修病根卻在何處豈非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妄求願外爲心心安得而正身又何自而修乎吾與人言所以亟亟以農桑稼穡爲主蓋惟衣食可以無求於人然後人心可正教化可行世人不察反以小人之事見譏可歎也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而已

今日就世道談易只屯元亨利貞象爻象義自此身而言

只頤貞吉象爻象義及困與明夷諸卦皆可觀其象而

玩其辭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與門人言

疾病閒居竊悲近代人才俱爲科目二字所壞自今以往

無論中興崛起混一割據總宜以罷科目爲先務科目

不罷人才必不可得漢唐長官自辟僚佐之法不可不

行長官不使自辟僚佐人才亦不得盡用也

無論中興割據鼎立統一第一要罷科目罷科目則人才

出而朝廷得收用人之益不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日秀才全無用舊時科目中人決用不得用之爲害不
小諸色人皆有可用惟在擇而取之

人才本於道德固是第一等然朝廷用人只是才智之士
爲多故曰舉賢才才智之士使能盡用之一作盡歸於正卽
是人才自古帝王之興用以致太平者多是生於亂世
之人正如春夏之木繁枝遂實蔚茂離披卽是冬閒枯
木朽株也

目前有幾件急著緊要做得方好科目不可不罷官制不
可不改資格不可以不破軍政不可以不修農田水利
不可以不講秀才不可以不親官政

樞敝之法得良人爲之亦不至於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
入行之亦足以爲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
公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
是爲暴所以求賢用人不可不急急也原校急急疑
當作汲汲

今之爲致知功夫者多主良知自有天則之說而求其虛
靜專壹以俟端倪之自見雖做到極好不過如無星之
秤無寸之尺而已雖閒有所見亦祇約略近似而非至
當之則何況往往失之偏枯淺陋未必足以通天下之
志乎所以不如窮格事物之理求規矩權衡於古昔先
王也

仁義要躬行實踐故曰爲仁義又曰行仁義方實能有諸
已否則究是空言於自己無得力處也

備忘錄遺 一百九十一條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海寧吳士銓參訂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
了難得少壯底時日近日爲姚江錫山之學者無不中

此種害 見雜稿
下同

自佛入中國從來爲禪學者不會侵入聖人正道自張子
韶改頭換面以出便有雅鄭紫朱之亂至象山陽明則
不復辨別矣

治道有王霸學術亦有王霸陸象山王陽明儒家之桓文

也霸者尊周攘夷名義豈不甚正一時豈不有功於生民然於王道不啻砥礪之於美玉也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陸是桓王是文

事到處不去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爲故曰德慧術知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閒綽綽有餘

人身血氣譬則水也由地中行則五穀熟而民人育懷山襄陵則黎民阻饑禽獸繁殖故學問之道專以馴服其血氣使就於規矩繩度而已是以聖人教人與治水作用更無二種敬敷五教猶之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也

黨庠術序猶九州各有山鎮各有經流支流也五方土宜不同燥溼寒煖各異是以有因俗施教剛柔強弱貞淫奢儉之殊其道疏濬決排之事隨乎勢蓄洩濬治之功因乎時是以有勞來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之多其術日有就月有將則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下學上達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

齊宣王自以有好色好貨好勇之疾不可以行王道其實凡人之疾亦莫不然蓋欲之易流三者爲甚欲熾則理微故懲忿窒慾所以爲進德之要君子戒之在色戒之

在鬪戒之在得則氣可以配乎道義

黃石齋文章之士而進於名節者也劉先生名節而進於道德者也

有從事於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故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世廟時倭寇桐鄉將軍宗公禮戰歿於阜林朝廷論功稱東南血戰第一有司立廟於秀溪橋左歲時致祭既久廟圯諸雲芝先生捐數十金創新之與里之慕義者置田使僧供灑掃廟以不廢夫修廢墜報功勞守令之職雖非布衣里俗之事以視鄙夫小人崇釋老之宮以希

冥福者則有閒矣

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僞而謂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者以處末世庶乎遠害矣

往時子弟過失父兄加以督責之詞其賢者恐懼不能自安其不肖者文過飾非甚者怨怒止矣今日子弟只有置之不理一法真使人無策可施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今且無望其改與釋卽從與說已不可得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

辭此法既得并辭亦不必用噫人心世變可怪哉有感

汪子建妻李氏精勤每於歲之三夏手為綿數十劬餘月成布二疋佐其夫教女亦幼而能勤沈介甫妻某氏每日紡木棉十六兩達旦未嘗寢長育子女賴此以給二君俱貧儒一起家饒裕一免饑寒之患一時里中諸婦無能及之者孟子謂娶妻有時為養誠哉譬如寫字朱子教人去臨帖陸子教人信手去寫自出心畫雖云寫到好處臨摹的也成字信手的也成字然終是做古的易成而敗筆少近見人也有好筆姿也勤於書寫杜撰去伸紙臨池全不像樣

好議論先儒而申己說世之為良知之學者無不中此病

此人身在習中轉移而不自知更說甚性且去將信而

好古一語仔細思之

友人有以文字相質蓋駁先儒氣質之性之說因書其後下條同

孟子說個形色是發前聖之未發程子說個氣質是又補

孟子之未發此友未之或思耳

年雖暮志氣不可一息而衰世雖亂綱常不可一日而廢

存心寧過於寬云為寧過於慎處已寧過於薄與人寧過

於厚庶幾私吝稍銷怨尤差遠

運承蹇剝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當勤思修救之道省

愆克己無論不可恣肆亦不可怠惰敬之戒之

友人言聖人不怨天不尤人所以能下學若吾人純是怨尤所以學不著實不怨不尤是入手第一事竊謂聖人自是無怨尤吾人做得功夫方減得怨尤分數疑是下學是第一事從下學做功夫自到得不怨不尤○世上亦有一種人不怨天不尤人而不能學問煞無長進禮載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云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故七十猶娶此卻可疑若宗婦五十六十而死宗子年已及衰豈能復娶未嫁之女若再適之婦取以配身且不可豈可以使之主蘋蘩乎然則如之何曰在中饋則攝以婦行禮則闕之可也

居敬窮理不是二項功夫不可作二事看

程朱之門多恭敬擗節退讓之士近世講學之徒躁競而已矣躁競之士罕不爲小人此病東林與姚江皆甚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卻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學者德器要深重德器深重可以任重致遠

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是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是天理常存而人欲閒發則理是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

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為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卻似賓也

大都君臣朋友取其相濟主德剛則臣以柔濟之主德柔則臣以剛濟之朋友亦然先皇帝以剛德獨運於上為之臣者非容悅苟祿則戇直強項所以罔濟若當時有陸宣公李鄴侯其人忠誠篤摯委曲輔導未必其不言聽計從也

史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世間不仁之器亦代多一代生人不仁之心亦日熾一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非虛語也惟有耕田讀書四字子孫可以世守仕宦真非幸事也

自漢唐以來宰相可做時節甚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難言哉難言哉若家貧親老吏隱猶為可矣本朝史書不可信洪武建文永樂之際尤不可信之甚者方正學在建文朝忠言嘉謀及其行事盡為當時秉筆小人所削而橫加以誣詆之辭又其後數十年間朝野方以為大諱後士遂無可考誠千古之恨也世無董狐南史二書豈足讀哉徒有是非邪正三代直道在人秉彝不可滅沒耳原校後士疑當作後世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蓋其生平用

力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功夫正當遜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卻不宜便泰然自足

人之為善必有所由由秉彝好德一念來雖旋作旋止終是策勵得起若有所為而為之則其為之必不力雖一時果銳旋即衰止以其無本也

水利不講農政廢弛未有如近代之甚者遊民之多亦未有如近代之甚者海內如何不虛耗乎

凡事為時俗眾尚而明王所必禁者豈違俗而已不可為也

鷹鷂惡矣止曰鷲至鴟鴞則名之為惡鳥以賊其所生也

是故三千之刑不孝為大

或云教子弟欲其通文義非作制舉業不可非通論也制舉業始於元盛於昭代耳且未論三代以上唐漢宋間千有餘年之人何曾作制舉業來且思近代人文能及其一二否今日學術之害皆在於制舉業有志於子弟之賢者必當以制舉業為戒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詭利以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凡舉事斷之於心公私義利揆之於義是非可否合之以情從違順逆審之以勢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陽明之言易使知德者厭以其多夸也

陽明之書反覆看來終覺主忠信之意絕少其於學術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唯春秋也

元世二運並行較其利病約略相等本朝罷海運專重漕運此祖宗朝仁民愛物之深意後人雖有復海運之議然卒不行非獨海道不諳運艘久廢不能猝復也漕運人勞而無覆溺之患雖多耗朝廷之米終是生民之食其視委之黃沙白浪利害遠矣若虞一旦咽喉有梗京師不免坐困故須海運以備不測此則存乎政治之得失內地可虞海外獨無可虞乎總之邊畿粟米俱仰東南非本計也

秦滅詩書戮儒者陳涉之興諸儒發憤皆往從之至高祖入關將士無慮數萬而不聞一士人廁其閒豈懲陳王之敗又秦禁已弛故皆遁於鄉里而不復出歟抑高祖輕士慢罵故弗屑從之遊歟使當時入關諸將有知詩

書者博士所藏必有若蕭相國之收圖籍者而收詩書三代典冊未必盡泯也觀陸生至高祖猶嫚罵之其後魯兩生遂求之不至蓋可見矣吁當日遯世不見之士如魯兩生者豈少哉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斯言不獨爲帝王者當知自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皆然自漢以後作者代多因而相煽成習人率以文章爲不朽之事至有人主與臣下爭能者然敗國喪家毀身失節者亦代多矣至於今日斯風尤甚人不恥無行而恥無文初學後生輒自作文集以誇於人而冀

傳於後究其所爲何文之有何章之有廉恥道喪莫此爲甚三代以前帝王聖賢後世萬不能及何嘗執筆爲文

蘇子瞻好處豈無但其流弊至今未息卽如謔浪嬉遊一種習氣後生慕效爲害已大況議論頗僻行己驕恣又有甚於此者乎

呂康老見教塞墳墓獸穴法用河泥灌滿則獸自斃其中矣穴無多寡大小須同時盡灌之又云自其祖墓用此塞之其後不復有獸穴○又見教殺樹法凡樹欲其槁而不便斬伐或已伐而慮其復萌用鹽滷塗其根則不

復萌

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之人而進於學猶黼黻文章必有素質而後可為受采之地也若忠信已薄雖使為學徒資其偽而已

鼎之初六有顛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金錡而後可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食之矣人苟有志於學須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染與夫自私自利之心盪滌既盡使潔淨之質已具然後加以學問可以充實光輝

遺安堂日課○晨起讀熟書八首背過讀三遍粥後授書

一首隨解讀四十遍讀授前書二首背過讀三遍飯後寫傲溫熟書十首背過讀二遍下午解書二章長者一章隨溫所解書背過讀三遍讀本日授書十遍薄暮記小學一條習靜坐以香一寸為度漸加至五寸日力不足夜以補之書聲要高朗聲不分明及脫落謬誤另讀聽解要明白通曉背書要熟不成誦再讀遍數以次而加寫字要端楷五日一改字樣先要習九容及定省應對進退之儀一日三視膳必不可闕輕言躁動每犯罰立香一寸他犯亦同定約一屠生一日六日來質所疑以香三炷為則

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
學者舉足動念輒能如此方能馴至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雖在畎畝之中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卽
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邱民之心便
是勲烈蓋世終必寵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也已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本分內事要做行得本分內事合
道理謂之行道行本分內事求必盡其心謂之修德舍
是而言學問卽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讀誦講求終
無實著

讀書數十卷而不能化導門內眞所謂未免爲鄉人也

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夫非哲不足以成城婦非哲不足
以傾城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之色必是美於申后
其才智必是過於申后然而威周者必褒姒也故曰懿
厥哲婦爲梟爲鴟懿美也當時之人無不知其爲梟鴟
而幽王則以爲懿美惟其以爲懿美故褒姒得以肆其
爲梟爲鴟之惡而至於威周耳幽之爲幽亦是亂亡之
後人從而諡之則然在幽王豈不自以爲聰明過人褒
姒才智足以佐我政治而公侯卿士皆足以籠絡顛倒
豈知其爲厲之階乎程子謂下愚不移其質非必昏且
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

謂之下愚然則幽王特以惑於褒姒而忘其身內而夫
妻父子人道之大倫外而天下國家存亡之大數俱有
所不見故曰幽所謂近不見眉睫大不見泰山也

關雎之詩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求之何其勞也琴瑟友之
鐘鼓樂之幸之何其深也文王岐之世子四鄰之國豈
無昏媾特以幽閒貞靜足以嗣徽音配至尊而爲宗廟
主誠有難乎其入者故必待倪天之妹而後可以定厥
祥耳他日螽斯麟趾之慶其端皆肇乎此與殷高宗恭
默思道帝賚良弼同意

自古人倫之亂其流禍非數世不定國之與家一也其端
多開於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
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
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斯言眞萬世
龜鑑矣

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其夫賢聖壽考則以太妣爲法其夫
不肖則以莊姜爲法其夫夭死則以共姜爲法
人之惑溺必以漸而深始焉黃裏其繼必至於黃裳初焉
綠衣其後必至於綠絲而治之不至禍亂相尋身弑國
亡不止也幽王嬖褒姒黜申后莊公惑羣小夫人失位
驪姬殺恭世子爲申后莊姜恭世子者固已無可如何

然周亡於褒姒幽王身弑國亡衛晉之禍沿及再世莊
獻二公子孫塗炭蓋不忍言莊姜無子已矣有晉國者
卒恭世子之弟也天道昭然可畏人特未之思耳

綱常倫理之際一念隱隱其禍敗必中於身以及其子孫
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文謨武烈到得昭王周道便微人不能自修雖祖功宗德
天亦無如之何已

朝廷之上所宜亟亟講求者政事人才而已大臣以道事
君除卻格君更無別法正其本萬事理其本亂而未治
者否矣

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心得其中則道心其過不及即人心其實非有兩心也出
此入彼不亦危乎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亦微乎
禮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至其心嚮往之人之同
心也凡人無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爲善之日矣蓋秉彝
之良已盡喪也子夏以賢賢易色爲首而繼之以竭力
致身有信以無此賢賢之誠則子焉何難不父其父臣
焉何難不君其君朋友何難相傾相賣雖使多見多聞
適以濟其惡而已

孔子稱管晏孟子羞稱管晏其義一也

或疑劉先生於陽明嘗稱之今吾黨

惡之得無同異
故應之以此

墨翟知愛所以爲仁而不知愛之理故曰兼愛告子知事
之宜爲義而不知爲心之制故曰義外仁義二字朱子
註得無漏

人之爲學不可無師法無師法則其失必甚王荆公於濂
溪不得見而怒曰獨不可歸而求諸六經乎其言似爲
少年有志者所取然荆公博學而無師法卒以是爲宋
室之禍蓋可見矣

君子有時不顧人之是非者禮義不愆內省不疚也若禮
義有愆內省有疚何能不顧人言將仲子仲可懷也人

之多言亦可畏也此猶可以爲善若墓門夫也不良國
人知之知而巳誰昔然矣則末如之何也已矣

人之過失約有二種其一是無心之失其一是不知義理
若知義理不當爲而有意故爲之則慝矣尙書刑故無
小宥過無大是以此也

五行無制則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革之用火
不得水之制則不成炎土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則不成
潤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則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
之制則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
知道師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能被其澤若撻於市舜能使頑嚚之父母允若而吾不能使自暴自棄之子弟率教伊尹能使其君自怨自艾而吾不能使子弟改過遷善真未免爲鄉人也勉之勉之吾於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孟子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或問天理人欲答之曰凡是眾人前說得出人聽去便悅服的大約是天理之公對人前忸怩說不出人聽去不甚悅服的大都是人欲之私

治己當求其不善處取人當求其善處

季心論人必於用心真實處予不及也

中庸復性之書功夫全從教入看首章其義盡見第一節

既原性道教之指以示人第二節三節卽言修道功夫

第四節是言率性之道第五節是言盡性以至命前是

因原頭說來後是從功夫說入

朱子謂子靜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

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至正德嘉靖間姚江起而祖述

其說其禍至於今日猶未有已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皆出於過與不及過不及皆生於

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為首論語六言六蔽六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於為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蔽於此者不見其彼

今之讀書徒為空言不及行事因為無實終於無所得亦有專於人事上打算而不能深心讀書以求進於義理終於固陋鄙野不能造於高明之域也況此等人臨著做事見識短淺應機遲鈍甚或見此而忘彼執滯而不通多至於敗事乎

今人多有為高忠憲之學者胡不思一禪堂之中便有幾

個禪和子何以無一人識道理

何先生云忠憲下似少靜坐復七規五字以實

其失也

陳公甫自御其母入京師與陽春樓靜坐三年而有得便

與異端作為無異母以未亾人又年高由廣東到京師

數千里之遠跋涉水陸不亦勞乎陽春樓三年不知虛

卻多少溫清定省之事此時養出端倪不知曾有惕然

不安否

何先生云陳公甫御母入京師未實蓋已云其兄不可而止也陽春樓亦未必離母別居當詳

之考

朱子之教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善惡以

及智愚賢不肖之別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邪正之別纔一言入耳亦便有是非得失合義理不合義理之別善則好之不善則惡之真有如好色惡臭之喻然用心一過不免失之太刻所以吾人時時當念中庸寬裕溫柔及尙書有容德乃大之語以補其所偏譬如服藥服單方久便苦失之偏勝也

陶靖節屈三閭二人相似覺得靖節爲優然三閭終是三代人物後世不及也知己自是難得兩人俱有世莫予知之歎當其時實亦未有知之者孟子謂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其書具在究竟知之者亦希

高忠憲謂君子以清勤慎做人小人以清勤慎做官此便是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之別然若是果肯以清勤慎去做官職業亦是盡得民生亦不擾得豈不爲彼善於此但辨之不可不早

陳幾亭論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能惡也能則若己有之不能則舍之愚謂舍之不若矜之爲學尤當以親賢爲急比匪爲戒

讀非聖之書甚於比匪人

不能處小人但可責己

求異於人卽異端求合於人卽鄉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

乎中庸也

敬齋論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愚謂如東漢人才多作興西漢人才多天生

白沙謂從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於是舍彼之繁求我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愚謂是前時在聘君之門有此一種功夫故靜坐而或有所得也此段文字病痛根本白沙言昔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愚謂賣文亦不可惟康齋先

生躬耕爲無害於義

白沙謂桓文用意周公用心非是心與意分不得作二物嘗以沮陳布衣見康齋一事推見張東海之心小人也康齋受詬於時獨甚要亦東海之徒與有力耳

科目之弊上直以盜賊之法待之下直以穿窬之心應之堪爲流涕○友人閒論出處余謂其義論語言之甚明一者在己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試思今日志如何求將來道又如何達一者在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試思今日天下有道乎無道乎無俟多言也

孝弟力田朝廷卽不制爲科目吾人豈可不躬行實踐於

此

三代而後賓興之典既廢朝廷不得不設科以取士取士之法莫善於漢莫不善於唐蓋天下之人惟利祿一路可以鼓舞得人以力田爲科則可使海內無閒田以孝弟爲科可以使亂臣賊子不作人才出風俗美海內富實士慤兵強視以辭賦奔走天下之人何啻千里

三代而上禮至成周而大備三代而下法至本朝而大備以其所備者法方太平之時可以把持無事所謂臥赤子於衽席之上可以蒙業而安一旦有變匹夫橫行外敵侵暴法不足以制之則天下方伯亦祇可束手坐視

莫之誰何矣後前擧所謂枯木朽株盡爲害也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蓋於人則爲仁不大由於不仁仁則無不大也故下文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程門居敬是徹上徹下功夫

論孟或問當與精義並看如中庸或問須同輯略看可也歸安顧氏既殉之後予稱道於何商隱家巢端明聞而歎曰此女非特節烈亦可謂孝矣若不死於舅氏來弔之日則死無得當之時異日父母未必不欲其改字至此而死則貽父母惡名矣傳聞顧氏未死時亦嘗審量及此顧固不可及端明此亦可謂得其心矣

中庸末章示人入德自內省不疚以至篤恭而天下平推之聖賢所論功夫次第無不一轍論語知及仁守以至動之以禮孟子有諸己之信以至聖不可知之神與夫前章曲能有誠以至變則化大指蓋莫不合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

以下見備忘稿中
先生自刪去者

先儒謂理一處無功夫功夫全在分殊上今之學者多好言理一而薄分殊爲瑣細支離惡得非異端之害

疎人之交而使之親已乘墉伏莽之故智也絕故人之交以求合於人是何異殺人以媚人皆君子所羞爲也

前此只見善如不及今覺得見不善如探湯前此終是眾

好之今方得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譬之五穀存其心是耕耘種植養其性則熟之而已

經籍所載無一語不本諸身心無一事不本諸身心故曰道不遠人學者實從身心體驗則進德修業無事遠求矣

詩書所指亂世之習如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服美於人驕淫矜夸出語不然爲猶不遠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如食宜齷如酌孔取樽沓背憎我聞其聲不見其人等類目見耳聞古今一轍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人者人恆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

世風邪慝人心陷溺極矣當此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豈非天地之心不容決絕開畱一綫耶卽此一言一行急急歎賞而勸成之猶懼在己孤危而難守在人忌嫉而易搖若又從而疑其隱微或追其既往逆其將來以摧折敗壞之存心抑何忍也

素隱行怪則後世有述依乎中庸則遞世不見知自古已然至於後世亦復何疑學者先須明此

弓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人心正如

此也所以修身必先正其心何先生云首弓字似可省

行必果果猶果實之果言有終也不祇果決

或疑春秋志災異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在其中似吉凶有

必至之徵矣大易則又專言趨避何也愚曰二者固並

行不悖災異之見固爲凶之徵若能修省則自有可以

回天之理春秋之君惟不能以德格天故事應遂至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正謂此也

無德之人不可以語道夫子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亦以

此也夫子予欲無言大都爲從事聽聞無復深造也若顏子便終日言矣

孟僖子病且死戒懿子師事孔子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子學禮焉其見於論語者懿子武伯問孝及南宮适問與三復白圭是也至於三桓既微而鄒孟子與私淑孔子以明其道卒之為法天下可傳後世祖宗有善澤及子孫信夫何先生曰孟子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出於懿子否俟考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罔也猶言羅織成罪也亂末之朝不難以無罪為有罪故可畏也讀後章反覆可見矣

夏陽勝冬陰勝夏遇北風而雨陰和陽也冬遇南風而雨陽和陰也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懼故闢邪說以正人心今日之言不歸王則歸陸豪傑之士必有起而任斯道之責者然陸猶賢於王陸則殺人報讎王則行劫而已二氣只一氣於呼吸驗之嘗思人之一身百凡動止皆有心為之唯呼吸無心為之無心而自然者天地之功用有心而後然者士人之德業觀古人用節取法蓋人非大賢有短必有長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一言一行皆吾師友也有終身之學有數年之學有數月之學有數日之學大學

之道終身之學也藝文之學數年之學也器數技藝之學遠者數月近者數日之學也

人心妄動固不可求其不動亦不可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所思不出其位則能止於其所矣止於其所則靜矣世儒好言寂然不動者釋氏之習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謂之集大成所以爲聖之時非子思孟子其孰能知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謂之集大成所以爲聖之時所以爲天縱之聖生民未有學者志小量隘宜其爲鄉人也

以舍簞食豆羹之義沾沾自喜因而輕世傲物多見其陋而已有感

凡人相接之際有節有文此自然之理故云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蓋禮之用不可忽也此與三卷

孔子從先進合爲一條

友人廳聯不因果報方修德豈爲功名始讀書甚好竊謂果報是和尙家語或易以干祿求福等字若以對功名二字不過則易以善慶二字功名亦與富貴有別今人讀書只爲富貴未嘗有功名之念不爲富貴并不爲功名更進

每讀士有爭友之語負慙於吾友多矣每讀父有爭子之語負慙於吾兄多矣

予於顏氏諸子教之亦不可謂不盡其心前後六七年歲月亦不可謂不久而無益者予與孝垂是一路議論下枝禮人又是一路議論同堂誦習之人又各有一種非僻及其家閒內外之人又各有一種意見真若孟子所謂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其如有萌焉何哉

欲改過須先知過欲知過須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須是致知格物今謂格物爲非而切切言改過吾不知所謂過者何也

地名以時變遷惟禹貢九州奠高山大川至今可考其餘卽有不能但可得其大槩而已程子曰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郟似今言京師之比可以類推

坤以簡能利西南不利東北易從有功也

北方之水生於西方之金而其色黑禹貢黑水在西西方之金生於中央之土

坤位西南

今西南多金或亦此義先儒

謂造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冬至子半一陽之生已在亥也至子則一陽已成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龜山述程子謂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此言不能無疑蓋

器與日終是二物也

予有感作一絕末云參貳東西各喪羣佩蔥見問予未答
佩蔥思之而止似已得其意者蓋予本用朱子敬齋箴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之語今日氣
色如此皆緣平日主敬功夫疎略故於交朋友不能久
而敬之以至於否塞無以通天下之志也否之爲卦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否之前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其
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否
之後爲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其象曰類族辨物否
塞如此如何得富有日新吾知所失知所做矣

剝之後卽次以復夫之後卽次以姤非特反對爲然亦可
見一氣之運無閒可息之義艮之剛健篤實輝光竊謂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剛健本震之一陽動於下而言
也篤實則本坎之一陽中實而言也輝光則艮剛居上
有光輝外見之象而言也

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人纔著此二語便是失其本心
必將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當
是以至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言必無物行必無恆
施之於家無不顛倒錯亂賊仁賊義而喪亡隨之矣是
以學問之道辨惑爲先

姚子肆夏取凡備忘稿中所遺散見於雜稿中者與
曾探入備忘先生自抹去者錄以質之何商隱先生
先生曰自當別存豈可遺棄因刪其繁複而存其精
要者若干條附備忘之後以公同志後學吳士銓謹
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二終

